

一对一、一对多、多对一

以多元结对导师制破解职高德育难题

□童友亮

中职学校生源结构复杂,以丽水护士学校为例,学生普遍存在家庭关爱缺失、行为习惯欠佳、心理敏感脆弱等问题,传统德育工作面临诸多痛点。

一是德育资源投放不够精准,班主任“单打独斗”难以覆盖全体学生,部分“关键少数”学生长期缺乏针对性关注,问题易积重难返;二是德育工作碎片化,谈心、家访等活动缺乏固定周期与标准化流程,难以形成长效跟踪机制,育人效果难以持续;三是家校协同浮于表面,沟通多停留在问题发生后的被动应对,未能深入学生成长环境,难以凝聚育人合力;四是教师育人动力不足,德育工作缺乏量化考核与激励机制,部分教师将育人视为额外负担,全员参与氛围尚未形成。这些问题导致德育工作“最后一公里”难以打通,学生成长需求无法得到精准回应。

上述问题根源在于德育工作缺乏系统化设计与闭环管理机制。传统模式下,德育工作依赖教师个人经验与主观能动性,缺乏统一制度框架与操作规范,导致工作随意性强、覆盖面窄。同时,家校沟通缺乏常态化渠道,教师难以全面掌握学生家庭动态,育人策略针对性不足。此外,德育工作未与教师绩效考核、职业发展挂钩,缺乏正向激励,难以调动全体教职工的参与热情。加之中职学生正处于青春期,心理波动大、行为易反复,若缺乏持续稳定陪伴与引导,极易出现学业荒废、心理危机等问题。

为破解上述难题,学校立足“三全(全员、全程、全方位)育人”理念,探索构建以常态化、结构化沟通为核心的“三一”德育导师制,即通过“一周一谈话、一月一电访、一学年一入户家访”形

成德育干预体系,实现对学生成长的有效护航。

一、精准筛选,明确帮扶对象

学生入学时填写特制的基本情况表,便于学校全面掌握其家庭背景、经济状况与性格特点。结合班主任日常观察、学生行为表现及心理测评结果,由学生发展处复核,每班确定3~5名需重点关注的“关键少数”学生,确保德育资源精准投放。

同时,秉持“全员参与、师德为先”原则,将具备人格感染力、育人热忱与沟通能力的教职工纳入导师资源库。

二、创新结对,实现双向匹配

根据学生需求与导师特点,设计三种差异化结对模式,提升关怀针对性。“1+1”深度跟进式,一位导师固定结对一名学生,适用于需长期稳定关注的学生;“1+X”广泛覆盖式,一位导师结对多名学生或一个寝室,通过每周轮换谈话对象扩大关怀覆盖面,及时识别潜在问题;“X+1”协同攻坚式,针对心理危机、重大变故等特殊情况,组建由班主任、心理教师、家长、民警等构成的支持团队,实施多维协同干预,有效解决复杂问题。

三、闭环执行,落实“三一”要求

学校编制《丽水护士学校“三一”德育导师工作手册》,明确工作要求、考核方式及保障机制。“一周一谈话”要求导师每周开展一次有主题的面对面谈心,批阅学生《我和导师说句心里话》周记,聚焦思想动态、学业困难、人际交往与心理状态,谈话内容记录于手册,实现常态化跟踪;“一月一电访”要求导师每月与家长电话沟通至少一次,交流学生在校近况,了解家庭动态,共同商讨育人策略,并将沟通情况记录备案;“一学

年一入户家访”要求导师深入学生成长环境,填写特制家访表格,为年度评估提供依据。

三者频率疏密结合、深度逐层推进,确保导师全面把握学生动态,实施有效干预。

四、强化保障,激发育人动力

学校成立由德育副校长牵头、学生发展处负责的工作领导小组,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:手册记录占40%、受导学生实际表现占40%、校级评审占20%,以此量化评估导师工作;期中,通过手册抽查、学生座谈等方式监督导师工作并公布结果;每年评选“优秀德育导师”,在教师节予以表彰。评估结果与职称晋升、年度考核挂钩。

制度设计完成后,学校分阶段推进实施。首先是宣传动员阶段,通过教职工大会、专题培训等形式解读导师职责与工作流程,明确相关要求;其次是结对匹配阶段,学生发展处根据筛选结果与导师资源库信息,结合学生需求与导师特点,完成差异化结对,签订结对协议;最后进入常态化执行阶段,导师按照“三一”要求开展谈心、电访与家访工作,学生发展处定期抽查手册记录情况,组织导师经验交流会,让导师分享帮扶案例与技巧,提升育人能力。

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,如部分导师沟通技巧不足、家校配合度不高,学校及时调整策略,开展专题培训,邀请心理专家、优秀导师授课,同时加强与家长沟通,形成育人共识。

“三一”德育导师制实施以来,成效显著。

德育工作精准度与覆盖面大幅提升。2022年以来,累计结对“关键少数”学生400多名,对21起心理危机事件进行早期介入,均得到有效缓解,未发生一起因心理问题引发的严重校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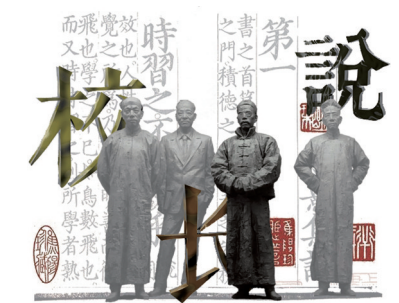
事件。德育工作渗透至校园每个角落,延伸至每个家庭。

学生实现积极转变与全面发展。受导学生在情绪管理、学习态度、人际交往及纪律遵守等方面普遍呈现积极变化,课堂违纪率明显下降,70%的学生学业成绩有所提升。近5年来,学生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通过率超过98%,本科上线率在全省医类学校中位居前列。家校协同育人合力显著增强。家校矛盾得到及时解决,98%的受导学生家长认为“家校沟通更为顺畅”,学校的社会美誉度广泛提升。

教师育人潜能被充分激发,全员参与意识显著增强。导师们普遍反映,自身的育人水平与技巧明显提升。“人人皆导师”校园文化逐步形成。

当然,这一制度仍有提升空间。要加强导师专业能力建设,面向全体导师开展沟通技巧、心理辅导、危机识别等专题培训,提升干预的专业化水平;要推动信息化管理工具应用,开发数字化平台,实现谈心记录、家访日志、成长轨迹跟踪等数字化管理,提升工作效率,增强数据支撑能力;要促进模式动态优化与拓展,根据学段、校情灵活调整“三一”频率与形式,探索将优秀高年级学生、校友纳入导师队伍,发挥朋辈引领作用。

(作者系丽水护士学校副校长)



不忘来时路

近日,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第二幼儿园开设红色主题课程,通过开展亲子毅行、英雄故事会等活动,引导幼儿了解家乡红色文化,让红色种子在心中悄然扎根。图为教师带幼儿品读红色绘本《长征路上红小丫》。

(本报通讯员 吴圣萃 摄)



指点迷津

□邸士荣

高中课堂效率低,有两个病因:一个在“学”端,一个在“教”端。看上去是两回事,其实是一体两面。老话有“三分教、七分学”之说,但现在“学”端得了“松病”——对学生要求不严格。

在不少高中课堂上,学生上课不抬头,手中不拿笔,教师提问无人回应。坐在角落里的学生更是处于盲区,教师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这些学生正处于基础教育最紧张、最应投入精力的阶段,却在虚度时光。课堂上最常见的误区是教师问“对不对”,全班齐声喊“对”。这不叫问题驱动,这叫课堂气氛,是一种虚假的繁荣,是课堂效率最大的伪装。

因为齐答里混合着三种学生的声音:真的懂了、根本没听、似懂非懂。后者随大流跟着喊,教师分不清谁懂谁没懂。

所以,“学”端松只是表象,根源在“教”端得了“虚病”。不是学生不配合,

是教师没教到位。

我们常说,要按新高考要求改革教学模式。但很多教师对教学模式有误解,以为模式就是一个模板或一种流程,只要选定了,每节课都可以照着走:导入—讲授—练习—总结。很多时候,流程走完了,教学仍然没有落实,学生考下来不尽如人意。

一个好的教学模式,是让学生真正发生,也是让学生在每个环节中,除了在听,还在想。听是被动的状态,想才是主动学习。说白了,考试考的是学生想的能力。

如果一节课大部分时间都是“教师讲、学生听”,这个模式就有问题。教师要把讲的时间减下来,把练的时间加上去,给学生足够的时间思考、讨论、实践和检查,精讲多练,绕到痒处。另一种情况是教师把教材重点当成考试重点,觉得“我讲的就是重点”,学生也觉得“老师讲得挺清楚”,可一做题还是不会。

因为同一个知识点,教材上和题目中呈现的方式不同,教材上更多呈现其

原理,题目中则更多呈现其应用,有迁移、有组合,甚至有陷阱,这些在教材上都不体现。讲归讲,考归考,学习效率低下,学生自然感到泄气。

病因找到了,怎么改?答案藏在备课里。备课到位了,课堂效率自然会上来。

精心备课不是多写几页教案,而是将“课堂四要素”(课堂模式、问题驱动、方法规律、习题精选)的位置摆正:课堂模式解决“学不学”的问题,问题驱动解决“想不想”的问题,方法规律解决“会不会”的问题,习题精选解决“练得对不对”的问题。

一节课,从“让学生动起来”到“让学生练到位”,需要步步为营,步步坚实。

其中,问题驱动是课堂效率的发动机,它有两个核心。一是提问贯穿全程。提问不只出现在“讲完之后练一练”环节(题目),而是整节课每个环节都有问题在驱动。导入环节用问题制造悬念,讲授环节用问题引导思考,练习环节用问题检验效果,总结环节用问题串联知识。

问题不是课堂的点缀,而是课堂的骨架。关键是问对问题、问对人,不断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。

二是提问形式多样。课堂上不能只有集体问答,个别提问才是检验学习是否发生的试金石。

让一个学生回答问题,答得上来,说明他学会了;答不上来,才知道这里需要补。

个别提问的时机也有讲究,讲新知识点名中等生,看其是否理解到位;讲方法点名学困生,看其有没有跟上;讲易错点点名尖子生,看其能不能说出为什么错。

学生答对了,别急着翻篇;学生答错了,别急着纠正,要追问一句“你是怎么想的”,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,再追问一句“你还有什么想法”。

错误答案中藏着学生的思维漏洞或知识缺环,教师不问就永远不知道他们卡在哪;而学生自己的想法中,则很可能闪现出创新的火花。

(作者系杭州市余杭第一中学数学特级教师)

成长之路

□衢州旅游学校 王静怡

“老师,香雪用四十个鸡蛋换铅笔盒,她娘会不会揍她?”

“火车只停一分钟,她哪来的勇气跳上去?”

“如果是我,我才不敢夜里走三十里山路回来。”

……

教学铁凝的《哦,香雪》,学生们的提问如同开了闸。他们的提问没有敷衍和倦怠,反而涌动着一种罕见的热情,几乎要胀破教室的墙壁。

我好奇:“为什么你们对这篇文章那么上心?”

一个坐在窗边的女生小声说:“因为感觉像在写我们。”

我恍然大悟。我所在的这所中职学校位于浙西小县城,学生散落在远近不一的村庄。每个周一,许多学生四五点钟就要从被窝里钻出来,赶那趟唯一的进城班车,周周如此。

那种摸黑行走的滋味,与香雪沿着铁轨夜归的忐忑,隔了四十年时光,竟在这一方教室悄然共鸣。

去年11月,我在着手准备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、专业课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说课比赛时,突然想到:能不能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参与的主体?

说试就试。一开始,我雄心勃勃,把《祝福》和《哦,香雪》放在一起,试探学生的反应。

我琢磨着,祥林嫂拼命想“引进来”一丝安稳,香雪不顾一切要“走出去”看一看外面的世界,她们身处不同时代,却都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意识觉醒。

但问题来了,鲁迅笔下那些关于礼教、灵魂的冰冷追问,对学生来说沉重、遥远,隔着一层浓雾。

我不甘就此放弃,继续尝试把《边城》和《平凡的世界》勾连在一起,构思出一个自认为挺浪漫的主题——乡村青春成长馆,让不同时代的乡村青年隔空对话。

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扑在书上,满脑子都是孙少安的砖窑账本、田润叶的笔记本、翠翠的渡船、香雪的铅笔盒……我越做越兴奋,还设计了一个让学生撰写直播文案的环节。

可我很快就被现实敲了一棒:授课内容太多,怎么也聚不拢。一堂课如果什么都想装进去,最后可能什么都留不下。

我叹口气,再次推倒重来。

兜兜转转之后,我反而冷静下来。想起文中那些打动学生的地方,决定直接以《哦,香雪》一文为主线,不再绕远。

恰在此时,一则新闻撞进眼帘——家乡即将开通高铁。我知道,这回大概能找对方向了。

我让学生以“家乡推荐官”的身份完成一篇推文。“香雪”们的眼睛,从绿皮火车向高铁时代眺望。

任务确定后,我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带学生一起探寻推文究竟是什么。我们到处搜索资料,拆解各类推文:资讯型、叙事型、互动型。

可是,大部分学生写推文时语言干涩,缺少温度。该怎么办?

我忽然想到,何不利用文本本身?《哦,香雪》最特别的地方是诗意的语言:秋日山间的薄雾、月光下的铁轨、铅笔盒关合的清响……无不如诗如画。

我搭建起“任务链—活动链—迁移链”。任务一叫“寻美探源——解码乡土之境”:我带学生在数字地图上标注出台儿沟的群山、小溪、隧道、铁路线,一点点还原那个封闭却充满诗意的小山村。

接着,大家手绘作品中的人物群像:香雪和她的伙伴们眼巴巴望着火车。我心头一暖,那种朴素而执着的凝视,是乡土之美与人性之美的交织。

任务二叫“赏美创文——打造香雪专属IP”:寻找“会说话的物象”,香雪的铅笔盒,还有她娘纳的布鞋、凤娇手里的花手绢等。

学生们试着品析这些物象背后的情感,一步步理解“情以物迁,辞以情发”的妙处。有一个平时作文写不满三百字的男生,竟写出这样一句话:“这只铅笔盒里装满了一个小山村女孩的怦怦心跳。”

趁着这股热劲,我们完成了一篇台儿沟诗化推文;课后,再迁移创作家乡诗化推文。台儿沟与家乡的边界在笔下消融,学生们也开始用诗化眼光打量自己的那条上下学之路。

我至今还记得那个深秋的下午,窗外梧桐叶打着旋儿落下。与其说这是一场从深秋持续到来年盛夏的参赛准备,不如说是我和学生在语文深处彼此照见的旅程,每一步都留下了清晰可辨的脚印。

『香雪』们当上了『家乡推荐官』